



王鑿曰班氏貨殖游俠二傳議

論純正

茅坤曰班掾傳

貨殖而推本於

國家之經制所

見出太史公之

上一等矣

趙文華曰固贊

史遷述貨殖崇

執利而羞貧賤

已乃矯而為此

論於乎雖謂之

衡官司馬可也

隆按貨殖一也

太史公自傷其

家貧而憤于世

班孟堅推本其

古制以經乎財

兩家詞旨所以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

擊柝者師古曰早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

柝音吐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教民樹種畜養五

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音桓亂音五宦反菝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即今之菝也械者器之總名也

不同
茅坤曰此段建
議並本周禮所
載理財之事而
指次之者

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

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豺獾未祭。且

網不布於罝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

春之月獾祭魚季秋之月豺獾祭。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

後隧。師古曰隼亦擊鳥即今所呼為鷂者也月令孟

之矢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

不糞。藥澤不伐天。師古曰糞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

未成者也。槎音土牙反。藥。喙魚麋卵。咸有常禁。師古

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所以

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穡足功用。如此之

也。阜盛也。

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

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

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

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

稼穡於田疇。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

則弗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

茅坤曰以下入
管仲高齊物議

管子卷之九

張敖刊

隆按自起至此言先王有定制故財用足而教化興

茅坤曰禮制而費無經而財用以耗而風俗以壞班掾已見得大較如此

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

劉敞曰圍讀若禦入於國東門之禦

隆按自周室衰至末言後世大壞禮制故財用不足而患於饑寒

隆按范蠡傳損用史記原文

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象衣也菽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

然越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

之耻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

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

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

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

居與時逐師古曰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

劉放曰明時逐宜屬下句言治產可以生息也積蓄者積財成

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也

隆按三致千金與吾欲施之家句相顧

王整曰夫子稱賜貨殖若曰富貴在大志道者所不必問而賜猶未能忘情則於進學有妨焉耳豈若後世孜孜於利者比哉而班氏因之遂列於貨殖思矣

隆按白圭傳指用史記原文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

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

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

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意則屢中師古曰億讀曰億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又按樂觀時變
一句一傳綱領

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節
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
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
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

倚頓用鹽鹽起師古曰倚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邯

鄆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羸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

師古曰畜牧蓄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

隆按以下三傳
並史記原文

同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

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些音子

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隆按史記清寡婦也多也字有無限意味

隆按此段僅撮史記之要者而輻轉之

茅坤曰此一殿條利權與史記原文稍異

盧舜治曰只收拾太史公山澤水陸天下每國所出及市肆所陳諸皆屏之得裁剪法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驢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驢古

蹄牛千驢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蹄與角凡一千二也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

千足羝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

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

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榮亦水名濟水所溢

作也即今所謂榮澤也陳夏千畝棗師古曰陳陳縣屬淮陽種棗樹而取其汁夏音韻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

畝收鐘者若干畝厄茜孟康曰茜草厄子可用染

畦薑韭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

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利也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釀

師古曰千醢醬千瓊師古曰瓊長頸鬘也受十升瓊音胡雙反漿千儋孟康曰儋以釀酒

日儋鬘也師古曰儋人儋之屠牛羊羝千皮穀糴千

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總積木

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

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木器棗者千枚銅器千鈞

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鈞

隆按昌黎畫記摹倣此體

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

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

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

也。器馬號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牛

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

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筋角丹沙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繒也。帛

布皮革千石。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

也。答者厚重之貌。而。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

讀者妄為榻音非也。猶有。藁翅鹽鼓千合。師古曰翅藁以斤石稱之輕重

大量。藁翅鹽鼓千合。師古曰翅藁以斤石稱之輕重

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

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斗則各為裹而相隨焉。此則合

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鮐鯨千斤。師古曰鮐

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鮐鯨千斤。師古曰鮐

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餘音胎。鮐鯨千斤。師古曰鮐

又音落。紫音齊。又音才。爾反。鮐鯨千斤。師古曰鮐

臭也。焮音。藁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藁栗千石者三之

蒲北反。藁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藁栗千石者三之

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旃席千具。它果采

千種。山野采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孟康

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

古曰儉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

子朗反。儉音。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

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

率也。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

隆按曰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曰亦比千乘之家主意結在此二句上

記隆按此傳同史

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

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陜薄

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鴟至死不饑。師古曰跋鴟謂芋也民工作布易

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

籌算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富至童八百

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黽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黽

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黽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程卓既衰至成

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

隆按此後諸傳並本文託原文而每傳以程卓既衰刀剛既衰師次既衰等句接下附見羅哀姓著張長和筆則天漢以後班

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

氏訾次如苴。師古曰其人彊力謂羅哀也訾次如苴苴音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親

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

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

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

性行有似之也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嗇。師古曰瘡勝也熾細也嗇愛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

所獲贏餘多於細者也熾與纖同下云周人既織

史補之云呂祖謙曰凡邪臣之以貨事君入於君者錙銖而假君之勢入於已者丘山矣廼反謂之忠豈不惑哉觀羅哀之事可以解其蔽

隆按孔氏雍容
於游間公子之
名見之

吳京曰學莫先
於治生即治生
亦學也何必去
文學而趨利乎

義亦類此家至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

自父兄子弟約頻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頻古俯字也

趨利鉅細好惡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桀黠

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

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

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助聲也

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

相矜以久賈師古曰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

而多得利不憚久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

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

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

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

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師古曰於京師四秦之

劉攽曰督道者
倉所在地名耳

猶後傳注漢宮
闕所稱細柳
倉也為倉史故
能藏粟起富也
隆按大瓜任氏
得人棄我取之
術是以致富
又按此傳敘事
錯綜文法變換

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

音工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

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

計貴賤唯在良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美也賈讀曰價

里故云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

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

鍾計。師古曰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

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

謂求假之也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

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其息十之。三月吳楚

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

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

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

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寶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

亦致高訾訾讀與資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

茅坤曰采史記之事而變之文

呂祖謙曰名氏見於傳者四十人

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

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修。質氏以酒削而鼎

食。師占曰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洒刷之去其垢穢更節令新也。洒音先

禮反。削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先召反。

以未椒薑坊之暴使燥是也。師張里以馬醫而擊鍾。古曰燂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

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刁閭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

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

之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

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

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猶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

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

十一

張敖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劉會孟曰漢書此等傳序其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為子長立言甚難黃震曰此傳議論正大可垂訓萬世茅坤曰班固譏大史公云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故其所指次諸游俠處稍稍歸之正隆按大史公望救于人故多憤激之詞班氏欲歸之正故為探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

奔北月禮義專任威力也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盜無不賓禮

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

而趙相

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

范睢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

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

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搃音尼

於是背

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

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

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

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

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

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師古

曰季路孔子弟子也衛有蒯瞶之亂季路聞之故入

赴難遇孟釐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

之趨而至手劍而辟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

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

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

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

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

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王維楨曰反正指上文守職奉
上言
隆按此後收前
終論語有抑揚

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陰按：史記附劇孟於朱家之後，班史僅分傳之，無改其故云。劉奉世曰：飲字當承不字言，沒非義也。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晉灼曰：軻，軻也。軻牛，小牛也。師古曰：軻，重挽。

陰按：終身不見，足上惟恐見之，句上是虛，此是實。

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

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

王楙曰：史記乘傳車將至河南，班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王世貞曰：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孟故引晦抑

或忌之耶

隆按解傳仍史
託文

王楙曰史記載
命作姦劉攻不
休及鑄錢掘冢
班史添一不字

更及字為乃字
其文執便不同
如此
劉奉世曰劉攻
直謂攻奪劉取
之耳何因知其
是穿窬也穿窬
而盜亦不其豪
矣

隆按以上先提
解為人之概以
下方詳其事一
一與前照應逐
段叙逐段結構

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

陳周膚亦以豪聞師古曰睢音閉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

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

寒孺皆人姓名也師古曰薛音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

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

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

殺甚眾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

剽攻師古曰剽命滅亡命之人也剽劫也休乃鑄錢掘

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

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睚眦音清睚眦又音五解士解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

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

與師古曰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

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

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

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隆按此二段應前以德報怨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

義益附焉解出入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

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

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

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 每至直更數過

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 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廼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

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

輒之而不見許也 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

隆按此段應前不矜其功

茅坤曰以下與史記原文稍後

先相亂

隆按此段應前折節

隆按比及應前厚施薄望

其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

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

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

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 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 之旁

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 不可

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臧

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

盧辯治曰請尉
史脫資踞人踐
更及衛將軍為
言耶解家貧不
中從應叙中權
行州邑力折公
侯句
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
古今以飾雅難
惟在簡而當理
如布衣權數語
足使邪人破膽
隆按此段應前
發於睚眦

隆按所殺皆在
赦前應前若遇
赦句

隆按此段應前
少年為報仇不
使知

王世貞曰傳所
謂朱家郭解其

中訾

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
合徒之數也中音竹仲反

吏恐不敢不徙衛

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

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為之
言是為其所使也

解徙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
送不令解得之

也鬲與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

知聞聲爭交驩

師古曰知
謂先相知

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

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
下殺上書人

上聞迺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

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
解於關也

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

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

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

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
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

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

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
讀皆曰仲

太原魯

翁孺臨淮兒長卿

師古曰兒
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

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八咸自負氣豪
餘聲足以起海
內迺不為縣官
出死力壯威何
奴竟以俠敗予
固惜且恨之

隆按此後諸傳
並班史所自撰
茅坤曰萬章無
他表見特其卻
石顯贊數百萬
一節聲溢長安
矣
盧辯治曰萬章
傳爾雅之文

隆按章明於財
之為禍矣迺席
顯以行其權而
卒殺於豪俠也
如昧於保身何

茅坤曰護持一
卿愿耳而班掾
以附之使非是
又曰護護涉皆
嘗作吏其吏事
亦不叙此史體
也
唐順之曰此傳
直叙

道仇景東道侘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
東西南北謂也姓仇名羽字公子侘古他字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

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

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

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以章自隨也

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

執免官徒歸故郡顯貨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

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

能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

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

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市中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

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

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盧辯治曰傳文莊偉而精研班史如樓護一篇真可為贍而不穢者

呂祖謙曰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

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

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

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

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

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

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

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

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

茅坤曰王商亦能如信陵君之待屠者朱亥耶而班史亦極力摹寫類史記

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

候護其主薄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

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

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

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

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

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

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

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

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二輔置前輝光後

呂祖謙曰護之執呂寬迺鄉者

朱家之所蓋故游俠漢之罪人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
隆按爵祿賂遺緣手盡與上一月散口金之費相顧

隆按成都侯至此容盡得其權心三可意王維植曰引呂公一段見護議

常依名節處隆按遵不過沉酒自縱耳亡若朱家輩振人不瞻而陰說人於厄也聚名曰俠恐非其倫茅坤曰唐人謂王右丞詩中有畫予謂此傳文中有像風神益然可觀又曰宣帝志勤而抑故人陳遂亦忘王公之銜而不失其故兩得之矣

丞烈以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護為之

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

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

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

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

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

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

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

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初護有故人

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

常依名節處

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

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

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

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遂於是辭謝因曰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

唐順之曰始終
與張竦相形
陰按篇中並叙
兩人操行終不
出蕭後自守於
縱不拘二句

盧舜治曰陳遵
非游俠也乃酒
俠爾首尾自照
應

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
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
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
日必出飲也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
罰之也適讀曰謫侍曹
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
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
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
上而尤敬重尊謂西曹此人大
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

茅坤曰以聲華
動中外如此

王維楨曰上云
曹事教廢而此
云事亦不廢者
以遵擊朋鴻有
功之故故用亦
守應之非前後

夷令師古曰右
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
不相得也自免去
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
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
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
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
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溼
言其大醉也叩頭自
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
以其前
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
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主皆滅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滅也請求不敢逆所到

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

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

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

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

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

讀曰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瞻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

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

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

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

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禮不飫飲音於庶反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沉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污印鞞師古曰比鞞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

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

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

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盧舜治曰張竦亦至丹陽太守一句貫前後脉絡

茅坤曰通篇實
容飲酒

陳仁子曰此歲
本不足為諫無
可取者然其曰
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亦足為警
陳遵愛之持以
適投其者酒之
好耳至以張諫
之自約暨諸遵
之自恣劣彼優
此終不如諫之
論為正猶足自
勵也

隆按此一段類
太史公叙李廣
程不識文法

呂祖謙曰張諫
作奏以媚王莽
而適區區於未
節所謂放飯流
歡而問無齒決
也然其答陳遵
之言實後進之
藥石與馬伏波
同功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
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

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

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

右牽於纆微一旦車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纆微井索也車礙也甕井以

甄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懸傾不得下而為井甕

所擊則破碎也車音上綯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諸

家之說或以車為甕或音衛又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骨肉為泥

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師古曰鴟夷韋

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今鴟夷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罔轉

音骨稽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

音雞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

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諫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

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

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

諫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

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諫為賊兵

所殺李奇曰諫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更始至

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

陸按遺以放恣
終敗於酒宜矣
而疎則苦身自
約束縛繩墨顧
死於盜賊之手
哉惜矣惜矣

唐順之曰篇中
牽連不斷

茅坤曰涉傳以
傾賓客為案
陸按班掾之原
涉傳風神從太
史公傳郭解來

劉敞曰史冊在
成帝時為大將
軍以光祿大夫
養病未嘗為大

司徒又不司哀
帝世此自原涉
為大司徒然則
冊字衍耳

陸按譏涉之言
一一覆應上文

匈奴鄧展曰單于欲脅誦導導音立導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導音立導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

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

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

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

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

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

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師古曰五陵謂長陵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

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

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

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

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

隆按涉自以為三句收上起下之詞
又按大治起冢舍伏後隨塚家舍案
呂祖謙曰涉之讓南陽賻送所以成先人之名孝之大者也而反以為非孝不

亦恃乎卒之冢舍奢修為尹公所毀辱其先人不孝莫甚焉傳曰非是是非謂之愚涉之謂也隆按專以振施貧窮句先虛言之下文即其實也

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佚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涉旋謂反歸故操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任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

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乎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喪故側席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虛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舍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晷皆會師古曰晷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

後約言曰喪家
十亦輕俠之徒

怪按與故人期
會伏後所與期
上冢者共說尹
公案

茅坤曰所傷屠
者信有罪矣茂
陵令即遣吏迫
脅原涉欲殺之
漢時令權得至
此

家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其周急待人如

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

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

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

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後免官涉

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

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

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

公新視事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

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

茅坤曰以傾賓
客得解重禍

隆按復服與肉
袒相顧

又按本云太伯
弟而加同母二
字者為下文無
驚邗夫人地也

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
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

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

去師古曰今涉如故著衣服也初涉與新豐富人邗太伯為友太

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

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

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

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

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

王維楨曰涉性略似郭解一段虛叙腰插

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惡赦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

茅坤曰原涉以傾宿故困而復顯。然亦以此故顯矣。而復按誅

隆按末一段概塞當時豪傑作

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涉為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

總結

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
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
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
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滅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
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
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係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

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

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

名伯子也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

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

黃震曰此傳立名極佳謂佞而見幸也替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隆按此序與史記前同後異又按先總述鄧通諸人於序中而後各為傳分疏之與儒林循吏傳同例若籍孺閔孺周仁以下則僅於叙內附其梗概云

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

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秬侯金賞。師古曰秬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纒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

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

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為其小

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

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權音直孝反。文帝嘗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

隆按鄧通趙談韓嫣李延年四傳本史記原文稍益損之

隆按史記自求此作自求更勝

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

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

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

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

帝時問如通家遊戲。師古曰問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然通無他技

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

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劉攽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耳不謂一賜則鉅萬也。隆按不能有所薦與上不好外交相節。王楙曰史謂鄧通不能薦達。何者而青以達之事蓋漢世

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任安責以古賢士薦士之義云

王慎中曰景帝能不改父之臣縱有過尚或諒之矧自慚其齷齪之難色也而遂羅織其罪乎

隆按竟不得名一錢與其富如此相顧寄死人家應前融死句

揚慎曰蹕字自為句道未行甚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上

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充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

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鈞反

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

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

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師古曰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

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

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以故

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

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

本通作道

卿

卿

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

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

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媯太后

繇此銜媯媯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

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

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

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額大司馬車騎將軍自

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樂人也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

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

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

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媯。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

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

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

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

隆按通鑑考異

是後李廣利尚

為將帥蓋止誅

延年及弟李妻

子耳

又按此後語傳

並班史所自撰

茅坤曰為中幕
寫當與史遷傳
李斯所附見趙
高者略相似

唐順之曰木朽
蠹生

隆按顯為人一
段虛叙為綱下
文指其實而應
之為目

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
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
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
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
骨肉之親無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
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
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
辯之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初元中。前將
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
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

隆按叙望之而
下五人皆不得
其死。見顯深賊
睚眦處

盧舜治曰民歌
之一段立長安
誣案

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
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
在君側故曰應古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
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
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臬。
房捐之。弃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臬髡為城旦。及鄭
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
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
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

隆按此後每陵
起語如曰顯見
馮奉世父子為
公卿曰顯內自
知擅權曰顯聞
衆人匈匈皆先
摹寫其心事而
後叙之更覺明
徹
又按叙顯始也
畏奉世之執而
薦遂既也銜遂
之怨而廢野王
見其深賊睚眦
處

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顛權。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

隆按叙顯故投
夜稱詔開門一
節見其巧慧處
茅坤曰：即趙高
指為馬故智而
其設詐以籠絡
人注更過之

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張時微曰王鳳
殺王章舉漢
之而仕欲說鳳
以獻言言極諫
石顯殺蕭望之
人言洵洵而薦
貢禹歷位九卿
深自結納人將
曰鳳也方恩忠
直而忍於殺章
顯也方親者宿
而忍於殺望之
無亦二子者有
以自取乎是肆
惡者鳳與顯也
而成其惡者欽
與禹也卒之主
威不立秦阿側
持斧裝餘孽遂
以亡漢欽也言
也其罪可勝誅
哉

師古曰賂遺謂百
官羣下所遺也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古諫

字訕諂也
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

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

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

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

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

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

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

隆安叙顯薦貢
以塞人言一節
見其巧慧處
又按結處一一
了前案

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滿音悶諸所交結以顯

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

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

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

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

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

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

茅坤曰長以婦
天子立趙后故
得傾貴已而亦

以此絀之所謂悖而入悖而出信矣

隆按將叙長奸邪等以多畜妻妾三句發端云

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
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
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朕以
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
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多。畜妻妾淫
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
而后姊嬪為龍頷思侯夫人。晉灼曰：嬪音靡。寡居，長與嬪私
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
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

茅坤曰：王莽以曲陽侯根之病且沒而且疑長之寵當次之矣，故中傷之抑豈知長之當就國也。復從紅陽侯立一著為禍胎耶。大抵自古寵臣之蒙搆極其巧幻，非人所能測。

立以為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
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汗也。易輕也。易音戈。鼓反。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

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

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

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

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

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

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

言某人為某官，其人主其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

吳京曰長罪通天不正之以法而僅免其官乎漢之不正家法從來如此
隆按描寫長奸邪歷歷如日擊迺從活于酒色二句來

隆按凡曰皆不此歸適曰賞賜

擬鄧通曰其愛幸乎韓嫣曰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比擬文法本太史公酷吏傳其治效到都等句變化來又按一傳已了復提始長數句是掉尾語

茅坤曰賢之以少年而被主上之寵自古所無及其受禍亦自古所無天道如此
盧辨治曰物叙其寵賜之過再叙其封錫之殊三叙其在丁傳之治得人止之

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字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

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

權已而王闕則
論之太后則免
之莽則風孔光
奏之叔事顛末
略依霍光傳

隆按先虛叙賢
被帝寵愛之盛
復舉斷衰一節
以實之

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
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朝
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腹。師古曰。籍。謂身臥其上。也。上欲
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腹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
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
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
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
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
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也。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
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押。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
便房。剗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

隆按將叙下詔封賢為侯而先

垣數里門闕采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

之曰上欲侯而未有緣將叙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而先之曰上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先提綴後叙事次第井然

極其位而恨。所以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暨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

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將為逆亂也是以季友鶴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少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鶴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

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周也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

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其上有肌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其上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

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

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

隆按特下年二十二為後大將軍年少張本

隆按寵在丁傳之右與前兩家

承

承

承

先貴句相顧

茅坤曰夷狄且
訝之而况朝廷
之中外乎

茅坤曰孔光之
附賢處班掾描
畫其工

隆按口寵在丁
傳之右矣曰豨
足權與人主伴
矣用冷語結構

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
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
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
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
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
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
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
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伴矣。是
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

隆按此段以
執其中弄禪焉
二句聯絡相應

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
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闔。為中
常侍。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
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闔為
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
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
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
庶人蓋咸自謂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
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

徐中行曰闕言
正當耿介可謂
鳳鳴朝陽

隆按後漢王闕
傳哀帝臨崩以
璽綬付董賢曰
無妄以予人時
國無嗣立內外
悚懼闕曰太后
請奪之即帶劍
至宣德殿舉手
叱賢曰官車宴

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常

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曰吾欲

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

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

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

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

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

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

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

駕國嗣未立公
受恩深重當
伏號泣何事以
持璽綬以待禍

至耶賢知闕必
死乃跪授璽綬

闕馳上后朝廷
壯之其事班固

不載
王維楨曰以太

后指以太后詔
兩用以字當玩

隆按前日拜謁
迎送賢者光也
今日承莽風旨
奏賢者亦光也
班史並次之以
著其姦邪變幻
之能如此

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

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

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

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

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

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

取其棺柩也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光質性

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
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

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

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

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

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歛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

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

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

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

盜也。樂讀曰與。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

羸詆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

隆按一了結前案

茅坤曰謂之此舉亦孔汶車意

也漢武帝以為長者而恭獨忌而按誅之

隆按班史雅重閔誼特為綴其終事於尾云

全按蕭咸外孫應前閔妻父蕭

又按非獨女德二句本太史公非獨女色嫺而士官亦有之二句變化來

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

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

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

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

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

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又澤也。言其質柔而色澤也。非獨女德。蓋

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

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

隆按歸結答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二句上

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答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三 終

